

绪 论

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伟大哲学思想，带着人类文明的丰硕成果，随着历史实践的滚滚洪流，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它日益成为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的自我意识，并构成了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

这是一部波澜壮阔、丰富多彩的思想史。倘若认真地学习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那么毫无疑问，人们将为这一学说的真理性和生命力所吸引、所慑服，为追求真理的宏伟理想所鼓舞，为自身使命的神圣信念所激动。

本书旨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历史作一简要的概述。为了这一目的，在绪论中首先讨论如下几个问题：

- 一、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理论基础哲学）在今日世界中的命运；
-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这一学科的特征；
-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分期；
- 四、学习本课程的意义和方法。

—

马克思主义在今天遭遇着怎样的历史命运呢？

这个曾经被轻视、遭受无数诅咒和谩骂的学说，已经日益成为“举世注目的中心”了。在近代历史上，没有一种学说像马克思的学说这样，在包括社会生活、理论思维及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产生过如此深远的影响，到处受到普遍的关注，出现形形色色的拥护者和反对者。

从现实的历史运动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已经变成人类整

个历史运动的重要部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就理论而言，马克思的学说已经扩展到思想领域的各个方面，以至于几乎是任何一种当代思潮，都有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衍生物，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甚至还有基督教的马克思主义。美国的 E·弗洛姆指出，最近十五年内，在德国和法国对马克思的讨论又异常地活跃起来，而在美国，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兴趣也还在逐步地增长；当然，对马克思主义的诽谤和攻击也在继续进行^①。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手，也不能不对这一学说抱严肃认真的态度。例如英国哲学家勃兰特·罗素在原则上完全不同意马克思的观点，但却坦率地承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我认为它里面包含有极其重要的真理成分，而且能意识到这个论点对……我个人关于哲学发展的见解有了影响”^②。种种事实说明，马克思主义未曾被驳倒，它仍然是当代最有影响的学说，仍然是人们研究的中心。人们可以对它采取各种态度：拥护与攻击、赞成与反对，但却不能抹煞它的存在和巨大影响。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乃是因为它并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而且同时也渗透在现实的历史运动之中，它不断地变成历史，不断创造新的历史。马克思在他草创自己的哲学时，就明确地把它规定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认为这种哲学不仅在于说明世界，而且更为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自人类有史以来，还未曾有一种哲学向自身提出过如此之高的实践要求，还未曾有一种哲学如此深入地活跃在现实的历史之中。因此，如果不联系历史的现实的运动，联系当今世界一切活跃着的矛盾，就不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真切的理解。

参阅《哲学译丛》1980年第5期

②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第340页。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现实历史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三方面的理由：首先，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人类思想史之合乎逻辑的必然产物，而且同时是现实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其次，马克思主义按其本性而言，要求指向当下的现实生活。它植根于当代的社会生活之中，反映并表现这个时代，从这个时代中汲取勃勃的生机和力量。它在社会生活的广阔舞台上实现自己和扩展自己。因此，马克思主义决不是教条，决不是从外部来规定社会生活的僵硬的意识形态，它丝毫没有那种超乎生活、超乎历史的神圣光环，它与社会生活血肉相连。最后，应当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指向当下的社会生活，而且还指明人类将来的远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表明它根源于当下的社会生活而又不囿于它的束缚，它从现实指向未来；它的头脑不仅是现实主义的，而且是理想主义的，它把新世界的建设和人的全面解放看作是自己的神圣使命。

但是，在确认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历史发展的理性和当代文化的主流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在它的发展中依然存在着各种障碍和问题。这在实践上是因为自列宁逝世之后，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产生了曲折，在苏联产生了官僚政治，在中国产生了“左”倾错误，直至发生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在经历种种曲折之后，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着改革浪潮。在改革过程中，由于没有能够创造性地坚持和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导致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科学和工业的发展中则表现出某种自我调节能力。在这种情势下，客观上需要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新的大发展，马克思主义也理应反映出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然而，目前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上仍然存在着两种偏见：

其一是虚无主义态度。按照这种观点，似乎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整个地过时了，已经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完全丧失了它的合理性。持如是看法的人，原先很可能坚执一种狭隘的信仰或某种先验的观

念，而一旦这种狭隘信仰和先验观念同经验发生矛盾，他们便会轻易地抛弃信仰而只相信自己的狭隘经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怀疑。在经历了实践上的曲折和理性上的怀疑的痛苦之后，他们拒绝理论，特别是拒绝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他们来说，无需去阅读和钻研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无需去反思产生曲折的深刻原因，无需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识重大变化中的生活实践而只要简单地宣布‘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过时’就行了。

其二是教条主义态度。按照这种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所不包的终极真理，似乎只要背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定义就能最终地解决所有现实问题。这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它堵塞认识真理的通途，扼杀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虚无主义态度，往往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反动而出现的。教条主义固守教条而否定生活，虚无主义则因生活的变迁而根本否定理论。这两者表现相反，却是相通的，并且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补充、互相转化，带来各种的混乱和动摇。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今天面临的情势是：一方面它仍然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人类理性的主旋律，是不可超越的学说；另一方面，在它的发展中又遇到种种障碍和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纠正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各种误解，全面地、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并且熟悉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书所规定的基本任务是：概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历史，帮助人们正确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且不停顿地把这一学说推向前进。

二

本书标明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与历史》，即试图以思想

史的发展为基本线索，同时在各个阶段展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作者基于这样一种看法，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是密不可分的。这就是说，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做某种非历史形态的、超越于历史之上的、永恒的和绝对的终极体系。一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它的历史发展中分离出来，人们就很难做到真切地、完整地理解这一学说。当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联系于它自身的历史发展，决不意味着简单描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龙去脉，也不是停留于各种思想家著作的杂陈并列。根本的任务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萌芽、形成、修正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研究，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性；科学地确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类思想中的地位；阐明它同现实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相互联系，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特的品格和社会功能。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为一门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形成的某种理论体系，它既包括创造人所作的理论抽象，也包括它的继承人所作的说明和发挥，还包括在不同时期哲学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与原理相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个基本特点在于它是一门历史科学，它不直接研究世界及其一般规律，而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研究这一无产阶级世界观产生和发展的客观依据及必然性，研究它的各种概念、范畴、原理是怎样产生和不断完善的，研究它在历史上是怎样丰富其内容和改变其形式的，进而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规律性。根据这一要求，本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充满生命力的、活生生的、不断发展着的理论加以研究，努力废除孤立、静止的研究方法。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也不同于一般的历史科学，不同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它是一门理论历史科学。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将不是历史人物、思想、事件的简单罗列，而是马克思主义哲

学自身的发展逻辑。这就要求将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统一起来 力戒主观随意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精神生产的一般特点，即如马克思所说，精神生产总是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得到改造。因此，如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与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基础的运动相割裂 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但是，这决不简单地意味着取消哲学发展的相对独立性。这就要求综合考察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要求不能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理论系统在其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逻辑要求，诸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类文化遗产之间的批判继承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 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 等等。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条基本原则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它的发展本质上是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所决定的。恩格斯一再强调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深刻的、有着内在逻辑联系的哲学来说，如果撇开它与社会实践的血肉联系 就根本不能理解它的发展 就会陷入“贴标签”的庸俗作法 就会中止马克思主义哲学朝气蓬勃的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其生命的途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①。首先，它要同资产阶级及其理论家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唯心史观作斗争。其次，马克思主义学说还要同工人运动内部的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斗争。因此，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战斗历程时，应当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是直线式的，其间有高潮也有低潮，有成功也有挫折，有前进也有暂时的倒退，它是螺旋式地前进发展的。同

《列宁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下同）第1页。

时，也不能简单地宣布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潮都是纯粹的胡说八道。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任何形式的宗派主义都是格格不入的，即使在同敌对理论作斗争中，也不忽视从中批判地吸取某些有价值的思想材料和原始观点，这就要求科学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每一个科学原理都是对群众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都需经过群众的实践，才能转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和充实发展。因此，离开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就根本不能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这就要求摒弃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本书肯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和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其根据不在于他们是“先哲”，而是因为他们的正确理论思想反映了时代精神的精华，集中了人民群众的智慧，代表着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趋向。与此同时，对约·狄慈根、弗·梅林、卡尔·考茨基、安·拉布里奥拉、格·瓦·普列汉诺夫等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作出了必要的评估。马克思主义哲学按其实质来说是一种国际性的学说。但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具体运用这一学说时，都要从实际出发，努力考察、探索、研究、把握本国的特点，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发展进程中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只要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都能够对这一学说作出积极的贡献。从这一认识出发，本书注意把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产生和发展史的阐述放在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则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的产物。

三

对于一门历史学科而言，如何进行历史分期无疑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本书的分期法，依据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着重体现在实践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要求。此外，各阶段的分期并不是绝对的，各阶段的分期点并不是数学上的“线”，相反，倒更可能是一些重叠起来的“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最宏观的分期，可以分为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们相交于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从思想体系的角度来看，前者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主要代表，后者则以列宁和毛泽东为主要代表。邓小平理论则是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这一历史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应当说明的是，就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本书主要涉及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趋向，西方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流派，均没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归属于另一门相关学科，即《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本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新世界观的理论准备时期。即从 1841 年马克思作《博士论文》开始到 1844 年的《神圣家族》为止。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历了从唯心主义者到辩证唯物主义者、从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通过批判汲取哲学史上的遗产，为新世界观的创立作好了理论准备。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时期。即从 1845 年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 1848 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时期拟定了“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

欧洲风暴时期。它发端于 1848 年的欧洲革命，终结于 1871 年的巴黎公社。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融为一体，成为工人运动的实践理性，成为工人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发表是本时期最重要的理论事件。

进一步总结、论证和阐发时期。这个时期从 1871 年巴黎公社的失败开始，一直持续到 1895 年恩格斯逝世。在这一阶段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总结和论证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不断地充实他们的哲学世界观。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继续领导了反对资产阶级哲学和机会主义哲学观点的斗争，对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列宁阶段的开始。这个时期从 1894 年列宁发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开始，到 1917 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领导了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在认识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诸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中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用以直接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在苏联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列宁和斯大林。在中国广义地则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对现时代的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论断，归根到底是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四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意义何在呢？

首先，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有利于确立正确的思想信仰。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不是自发产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成长为共产主义者，经历过对过去的错误信仰进行清算的过程。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从中汲取献身精神的鼓舞和真理的力量，可以促进我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的新人。同时，学习马克

思主义哲学史，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能够锻炼人们的理论思维能力，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其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客观要求。现今流行于世界上的种种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往往都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史的不同理解直接相关。现在国际上还有一些哲学家极力散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性的怀疑，鼓吹用存在主义、结构主义、新实证主义、弗洛伊德主义来“补充”和“改造”马克思主义。面对这样的情况，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显得尤为重要。

再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思想解放，防止和克服教条主义的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其自身的发展史，这就要求人们决不能将其视作封闭的终极真理体系。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它的基本原理是不会过时的。除了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还有个别原理和论断，根据时代的发展，否定某些过时的个别原理，丰富基本原理，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必然要求的。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做到捍卫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点上，牢记列宁在本世纪初所作出的教导是十分有益的：“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而沿着任何其他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方法，以上各部分已经涉及。归纳起来，就是要坚持历史的和逻辑的统一，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第一章

新世界观的理论酝酿时期

(1841—1844)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崭新的、严整的世界观。大致说来，1841 至 1844 年是新世界观的理论酝酿时期。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制订阐发的新世界观，首先是从现有的思想材料出发的，尽管其更深刻的根源隐藏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因此，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情境和理论背景，揭示新世界观得以发端的最初源泉，乃是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产生和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

第一节 历史情境和理论背景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前提可以区分为两个方面，即现实的历史条件（历史情境）和现有的思想材料（理论背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对现有思想材料的批判改造而产生出来的。它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是社会历史的客观进程。现代资本的生成和发育、工业革命、大机器生产和工业无产阶级的成长，是造成新的理论需要的一些最基本的因素；但是，这样一些条件并不自发地产生作为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世界观的产生还要求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各种思想材料以及充分掌握这些思想材料并能超越其界限的理论家。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情境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 19 世纪 40 年代。对于当时的欧洲来

说，其现实的历史情境可以最简约地概括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建立、扩充和迅速发展。

这一发展首先表现在经济方面。产业革命首先发生于英国，自棉纺业始，渐次扩大到采掘、冶金、机器制造、运输等部门，至 19 世纪 30 年代基本完成。紧随其后，则有美、法等国经历了这一过程。当产业革命把工艺学的性质赋予整个社会生产时，它在经济方面产生了一系列的重要后果：科学对于生产过程的直接应用、高度发展的技术以及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等等。这里表现出来的，乃是资本的“文明的一面”——资本在它成为主导原则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出比过去一切世代的总和还要巨大的生产力。

市民社会在其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政治上的变革伴随着。1688 年的英国革命和 1789 年的法国革命，有力地摧毁了欧洲的封建统治，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这一变革深刻地影响了欧洲各国。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普鲁士以及整个德意志仍然是封建的农业国家，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迟缓，因而大大地落后于英法等国。如马克思在 40 年代所说，德意志人还不是“本世纪的历史同时代人”。但是，另一方面，法国革命对德国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影响。这不仅表现为：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德意志广大区域的农奴制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以及普鲁士的施太因—哈登堡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关系在农业中的发展；而且还表现为：善于思辨的德国人在思想观念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其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的德国历史”。所以马克思又说，当时的德意志人乃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①。

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建立，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所固有的矛盾逐渐地突现出来。资本主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下同）第 6—7 页。

义造就了这一社会的“永世的仇敌”——无产阶级。从 19 世纪 20 年代开始，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断爆发。到 19 世纪 30、40 年代，西欧的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独立的政治运动时期。无产阶级已从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同盟者，发展成“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特别是当时发生的三次著名的工人起义（即 1831 年和 1834 年法国里昂的丝织工人起义、1836—1844 年和往后数年间的英国宪章运动以及 1844 年德国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起义），表明无产阶级已作为和资产阶级对抗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些斗争中，无产阶级不仅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而且还提出了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的问题。

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矛盾、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形成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人运动，乃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基本的历史条件。在社会生活和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下，无产阶级不仅需要理解资本主义的实质，而且需要一般地理解历史运动的辩证过程；不仅需要认识自身的存在状况和历史使命，而且需要实践的意志和行动的纲领。一方面，从理论上讲，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高度发展，随着阶级关系的日益明朗和简化，随着社会运动和阶级斗争之经济根源的逐渐显露，人们科学地认识社会的条件趋于成熟；另一方面，从实践上来讲，无产阶级的现有的生存条件、整个社会生活的异化的现实，以及阶级对立，都要求无产阶级能够“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契合了历史的需要，它不仅作为科学的理论和学说，而且作为使整个无产阶级行动起来的自我意识，作为新的世界观和创造未来的实践纲领，参与到新的历史过程之中。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背景

如果说一种新思想体系的内容本质上是由社会生活过程提供的，那么它的形式方面（它的理论样式、规定及其变换等等）则特

别地与现有的思想材料相联系。列宁曾经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作过一个概括：“马克思学说是人类在 19 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①当然，这些思想材料对于新世界观来说，并不是已经完成了的现成的东西，也不是新世界观的全部；它们只是参与新世界观创立的一些原材料。此外，即使仅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其来源也决不限于德国古典哲学；因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的变革是总体的和全面的。

1. 德国古典哲学

德国古典哲学是近代哲学的最后成果。一方面，它继承了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意识到精神与自然、思维与存在这种最抽象的分裂和对立，把克服对立的统一提到一般理性主义的面前^②；另一方面，它对于问题的把握和解决，采用了一种在德国得到独特发展的世界观形式，把能动的创造原则和联系—发展的概念提到了首要地位。

康德(1724—1804)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肇始者。他阐述了发展的宇宙观，从而在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他把社会发展理解为一个由对抗产生的过程，并且在原则上肯定了人类向自由不断进步的可能性。然而，最关重要的是康德的理性批判所产生的积极成果。按照康德的见解，人无法了解“自在之物”的世界，只能接触现象世界；而认识能力本身最重要的任务就在于构成现象世界。康德把认识的本质性导回到自我意识，因而通过作为“纯粹活动”的自我意识，突出了主体在认识中的主导作用，高扬了能动的创造原则。但是，也正是在康德作出这一重大变革的同时，其哲学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主观主义、二元论和不可知论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309—310 页。

② 参看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4 卷第 5—12 页。

的种种缺陷。

在费希特 1762—1814 的哲学中 能动的创造原则被提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辩证法的表达也开始获得了较为明确的形式。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费希特保留了康德学说的精神实质，并试图摆脱由“自在之物”而引起的“可悲的矛盾性”。费希特通过关于“自我”的“基本命题”，一方面从原则的统一性中来构造世界 另一方面尝试了范畴的思辨推理。在这一过程中，“自我”是真正的主体 这个主体必然地、不可遏制地向它的对立面“非我”转化 并且“非我”融合起来，达到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因此，和康德不同，费希特接近了这样的见解，即矛盾是创造性的因素，是行动和发展的源泉；纯粹的能动性应当主要被理解为创造性或生产性 但是，由于费希特并没有真正摆脱康德哲学的主观主义前提，所以其哲学仍然隐蔽地包含着自我与非我、自我意识与自在之物的分离和对立。

正是为了克服这样的分离和对立，谢林（1775—1854）宣布了主客一体的“绝对者”从而回到了斯宾诺莎的“实体”作为前提与终极的自我应当被确定为原始的同一性，它是主观的理念和客观性的具体的统一 而这种统一性 只存在于上帝 绝对 之中。因此，所谓自然哲学，就是把自然彻底地引导到主体；而先验哲学则是把自我彻底地引导到客体。由于谢林把现实性理解为发展着的精神原则的客观化，所以他第一个为能动原则找到了客观唯心主义和泛理性主义的表达。谢林哲学所存在的问题涉及到绝对（作为内容）的形式：作为绝对统一的形式或知识被理解为理智直观，在这种直观里，知识无中介地、直接地存在于绝对中，而这种直观本身是一个直接的、无条件的前提。

黑格尔（1770—1831）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发展就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 就是绝对从自身出发 经过它的异化又回到自身的过程。绝对精神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对象

化，并在历史中达到它的自我认识。绝对不仅是最高的统一，而且是主体作为主体的实体，乃是“无限的活动”或“自我活动”。这种活动的无限的形式，就是思辨的逻辑或思辨的辩证法；而通过这种辩证法所展开、所实现的，正是伟大的历史原则——普遍联系和矛盾发展的原则。所以马克思说，黑格尔为历史的运动找到了“抽象的、逻辑的和思辨的表达”。或如恩格斯所说：“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

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整个发展的基本主题和主要结论。德国古典哲学采取了与法国唯物主义相反的原则，它以思维吞并存在、以精神吞并物质的方式，来建立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以思维、自我、精神为基础的统一，是抽象主观性的原则，亦即抽象能动性或抽象创造性的原则。这一主导原则引导了唯心主义思辨方法的建立，辩证法即是绝对精神、无限主体之内在的灵魂或能动的形式。

首先对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作出决定性驳难的是费尔巴哈（1804—1872）。在费尔巴哈看来，黑格尔虽然消除了康德哲学中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思维与存在的对立，但黑格尔的绝对统一本身仅仅是思维，即绝对的精神主体。这不是建立思维与存在的统一，而只是破坏这种统一。在费尔巴哈看来，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只有以“现实的人”作为这种统一的基础的时候才有真理，因为人无非就是具有思维能力的物质的存在。同样，费尔巴哈试图把精神、思维以及观念等等归结为它们的世俗基础，亦即归结为感性的人和感性的自然界。这样一来，费尔巴哈便“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

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 赖以生长的基础 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那些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自己的本质的虚幻反映。”

但是，费尔巴哈在完成其哲学贡献的同时却面临着一个再也不能前进的界限：他把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即人本身仅仅理解为直观着和感觉着的存在物，而自然界始终主要是直观和感觉的客体。换言之，他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事物和现实 因而停留于“感性的对象”而无能达到“感性的活动”。这样一来，费尔巴哈在扫荡唯心主义的同时，却抛弃了德国古典哲学经历其整个发展所获得的伟大成果，即主体的能动原则和否定的辩证法。

越出费尔巴哈所不能超出的界限，在合理的形态上恢复能动的创造原则和辩证法，通过彻底的哲学变革赋予唯物主义以一个全新的基础，这项任务只是由于马克思的天才创造才得以完成。

2. 古典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 又称国民经济学 大约是从 16 世纪开始酝酿产生的。首先要提到的是重商主义。作为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重商主义试图在金钱交易活动中发现财富的源泉和本质。其原理表现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前提条件：集中货币财产、生产为了商业、流通是财富之源。与商业资本作为产业资本的“前期历史”相适应 重商主义被看作是近代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前史”。随着商业资本领导权的逐渐丧失（转向生产与流通的结合），被称为“现代政治经济学之父”的威廉·配第试图在劳动中寻找“市场价格”或“自然价格”的基础 从而开辟了劳动价值论的先河。他所专注的问题是：市场价格所环绕着涨落的那个平均价格，是由什